

指間歲月

圍爐的時光

程應峰

雪落下時，輕絮飛揚，輕輕覆蓋在烏黑的瓦楞上，覆蓋在早已熄火的煙囪上，也覆蓋在被歲月推開的記憶之門上。門後，是一間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小平房，屋中央擺着一隻洋鐵皮火爐，爐身被多年的炭火烤成暗紅，像一塊沉默的炭。爐火噼啪，火星順着煙囪爬上去，彷彿在向遙遠的天際遞送密信。

那年我十歲，祖父七十二。冬天放學早，我踩着「咯吱咯吱」的凍雪推開木門，一股暖氣撲到臉上。祖父不用回頭，說：「快來烤火。」

我坐到火爐邊，暖氣吹火，火光把我的影子投在牆上，遮住了整個牆壁。祖父坐在對面，說：「慢些，火要喘口氣，吹的人也喘口氣。」

祖父添炭時，嘴裏念叨着：「人要真心，火要空心。」我似懂非懂，眼前，通紅的火鬚從炭縫裏探出來，像鋒刀，把寒冷一點點地刺破。

爐火一生根，屋子裏便有了自己的呼吸。窗檯上的冰凌先是被烘出一層霧，繼而化成細長的淚，沿着玻璃慢慢下滑。屋外，北風把電線吹得嗚嗚作響；屋內，火苗把爐壁敲得當當作答。那是生命中最闊綽的光陰，守着一爐不花錢的光與熱，像守着一口溫暖的井。

祖父把紅薯埋進「火腹」，再用鐵鏟輕輕拍

平。紅薯是秋天窖藏的，皮皺皺巴巴，像老人的手，可一經火，就甜得不可一世。約莫半小時，爐蓋「嘭」地一聲被蒸汽頂起，一股蜜糖味順着煙囪爬滿屋頂。祖父用鉗子夾出紅薯，黑皮裂開，露出金黃的肉，像夕陽跌進雪野。我燙得左右倒手，他卻故意慢吞吞地剝開皮，把第一口讓給我。那甜味，像一條暗河，從舌尖一路湧到腳尖，把冬天燙出一個洞。

吃完紅薯，祖父舀一缸子涼水，放在爐台邊緣。暗黃色的水缸外壁有凸現的「喜鵲登梅」。火舌舔着缸底，發出「咕嘟咕嘟」的輕唱。祖父說，這是「火在說話」。我問它說什麼，他側耳裝模作樣地聽半晌，然後板着臉告訴我：「火說，小子，把你的作業寫完。」我便笑，笑得比火還旺，老老實實地從書包裏掏出作業本。

作業寫到一半，祖父忽然從床底拖出一隻木箱，箱蓋打開，是滿當當的「寶貝」，有收藏的報紙，有裂了紋的萬花筒，更多的是連環畫。他變戲法似的，拿張報紙摺成一頂船形帽，扣在我頭上，又拿起萬花筒，對着燈光「觀測星空」。我搶着要看，差點把本子掉進火裏。祖父趁機教訓：「慢些，火要笑，也會哭。」

作業做完了，祖父陪我看連環畫，我看不懂時，他會繪聲繪色地講給我聽。直到我揉上了眼睛。



夜深了，爐火漸暗，炭面上浮起一層白灰。祖父用火鏟輕輕叩擊爐壁，把灰爐震落，再挑開爐門，讓風溜進去。火苗「噹」地一聲重新站起，像一位老將，抖落滿身霜雪，繼續站崗。我蜷在草椅裏，膝上蓋着他的舊棉襖，棉

絮從破洞探出頭，像好奇的小獸。我望向牆壁，火光在牆上跳舞，把祖父的側影剪成一張薄薄的紙，紙上的皺紋像山川溝壑。我眯着眼，看見他年輕時的影子——一個穿長衫的讀書人從溝壑中浮起。

醒來時，爐火熄了，剩幾粒暗紅的炭眼，像不眠的守夜人。祖父不在屋裏，我循着輕微的響動打開房門，發現他站在院子裏，仰頭看雪。雪落在墨色的棉襖上，像給他披了一件風衣。「人活一世，就像守一爐火。」祖父說，「火大了，費炭；火小了，受寒。得學會瞅準火候，學會讓你喘，也學會讓你旺。」我聽不懂，只覺得他的聲音像雪夜裏的火柴，「噼」地一下，把黑暗燙出一個小洞。

後來，我撲棱着翅膀飛向更亮更暖的地方。在異地他鄉，我常常想起祖父的鐵皮爐，看見他敲爐壁時濺起的火星，看見雪夜裏那幾粒溫暖的不肯熄滅的炭眼。

圍爐，圍的不是火，是時間；守的不是暖，是彼此。火會熄，人會散，可只要記憶裏仍有一粒暗紅的炭眼，就總能在某個雪夜，把黑暗燙出一個洞，讓光漏進來，讓舊年的紅薯甜味，順着裂縫，再次湧滿唇齒。圍爐的時光，從未遠去，它們只是換了一種方式，在心底，燃成一盆不滅的火。

（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）

與冬月私語

童如珍

冬夜清冷，你孤懸蒼穹
我獨坐郊野山崗
抬頭與你相望
你的目光把我的心思點亮
默念明日期許
湮滅昨夜惆悵
我的靈魂在你的清輝裏沐浴
滌盡污漬，一身潔淨
欣然披上夢的衣裳
飛吧，穿過夜空

去與你訴說今生過往
你緘默不語，卻伸出雙手
輕輕撫摸我的憂傷
此刻的我，寒風不覺冷
心胸豁然開朗
遠處的街燈飄忽
萬籟靜，夜未央
別了，今夜皓月
我且收魂歸家，床榻上
編織自己的詩和遠方

（作者為中國詩歌學會會員、中國散文學會會員）

時代詩行

藏在糖葫蘆裏的父愛

窗明風和

吳鎬

初冬的頭一場寒風，總讓我想起從父親手裏接過來的冰糖葫蘆。

每年入了冬，父親便會做冰糖葫蘆。他每次提了竹籃出去，回來時，籃裏便有了山楂，還有山藥豆。山楂是挑過的，不大不小，皮子緊實。洗淨了，要用小刀一個一個地旋開，掏淨核兒，露出裏頭青黃色的筋膜。旋好的山楂，用細竹籤串起來，一串五個，胖嘟嘟的。

熬糖是關鍵。父親不用白糖，用的是黃冰糖，說是熬出來亮堂。冰糖在鐵鍋裏，加少許水，慢慢地熬。父親執着勺子，在鍋裏緩緩地攪。那糖從渾濁到清澈，從大泡到小泡，是一個極動人的過程。待父親用筷子蘸一點，往涼水裏一浸，拿出來敲在碗沿上「噹」的一聲，便是好了。這時要把串好的山楂在糖稀裏一滾，快，且勻。滾好了的葫蘆，要猛地摔在抹了熟油的石板上，糖稀遇冷，發出極輕微的嘩刺聲，隨即凝固成透明之色，晶晶然如琉璃。

父親做的冰糖葫蘆，糖衣極薄極脆，咬下去，應聲而碎，不像現在有些糖葫蘆，糖厚得黏牙。碎了糖衣，便露出裏頭的山楂來，酸溜溜的，涼絲絲的，正好解了糖的甜膩。糖的甜，山楂的酸，在齒間交融，竟生出一種奇妙的和諧。汪曾祺先生寫美食，說「口味要寬一點，雜一點，『南甜北鹹東辣西酸』，都去嘗嘗」，這酸甜交織的滋味，大約就是生活的本味了。

父親有時也做些花樣。山藥豆的，小小的，面面的，別有一種質樸，不過不如尋常山楂的普及。有一年，父親竟用橘子瓣



每年入了冬，父親便會做冰糖葫蘆。

做了一回，橘子多汁，裹了糖衣，咬開來，涼涼的汁水在嘴裏迸開，混着脆糖，那感覺，真是「妙處難與君說」。

做好的冰糖葫蘆，父親並不立刻給我。他要擺在盤裏，端到窗台下凍着。北方的冬天，窗台就是天然冰箱。我眼巴巴地等着，直等到糖衣上結了一層白霜，父親才取下一串，遞到我手裏。那時的歡欣，是現在想起，心頭還會微微一顫的。

《燕京歲時記》裏寫冰糖葫蘆：「乃用竹籤，貫以山裏紅、海棠果、葡萄、麻山藥、核桃仁、豆沙等，蘸以冰糖，甜脆而涼。」說得簡淨，卻道出了精髓，「甜脆而涼」。這「涼」字說得最好，冰糖葫蘆的妙處，正在那一點凜冽的涼意，恰如北方的冬天，乾淨，利落，不拖泥帶水。

而今偶見街頭紅艷艷的糖葫蘆，總要駐足。總覺着，那層透亮的糖衣裏，裹着的不是山楂，是整個回不去的童年了。

（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）



光來了。冬至的光，是跳着來的。像一群赤腳的金娃娃，從東南山頭一骨碌滾下來，蹦蹦跳跳，滿田埂撒歡。風是清冽的，颳在臉上，小刀子似的。可這光一跳，寒氣就被剪碎了，散成金粉，紛紛揚揚。我蹲在田埂上，看呆了。忽然，鼻腔裏鑽進一絲味兒。不是土腥，不是草澀，是麵香。一股熟悉的，帶着手心溫度的，麵粉被水喚醒後那股子微甜的醇香。心，猛地被這無形的鉤子拽了一下，拽回了許許多多個從前。

也是這樣的冬至。天，冷得邪乎。嘴裏哈出的白氣，轉眼就能凝住。母親在麥田裏。冬灌的水，正順着壟溝嗚咽地流。她握着鋤，佝着身，身影薄得像一張紙，貼在廣袤的黃土地上。她在巡水，堵漏，改口子。棉襖袖口磨得發亮，手背凍得通紅，裂開小口子。

我呢？就坐在田埂上，等。腳凍麻了，手縮在袖筒裏。最遭罪的是耳朵。尖尖的，沒遮沒攔，讓北風一遍遍割。開始是疼，針扎似的。後來就麻木了，沒了知覺。我慌得很，伸出手，不停地摸，使勁地揉。陽光偏在這時跳過來，金娃娃似的，蹦到我冰涼的耳廓上。那一小塊皮膚，突然就甦醒了，癢絲絲的，有了一點虛幻的暖。可風一來，那暖瞬間又被偷走。我就那麼坐着，摸一下耳朵，看一眼田裏那個移動的小點。天地那麼大，風那麼野，我和母親，像被遺忘在時光角落裏的兩顆沙礫。

「媽，耳朵要掉了！」我帶着哭腔喊。風把話吞了。她直起腰，回頭望了一眼，隔得遠，看不清表情。她又彎下腰去。半晌，才傳來一聲被風吹散的回音：「揉揉！用袖子捂捂！」

那天的晚飯，沒有餃子。母親回來時，天已黑透。她帶着一身寒氣進門，灶膛裏的火，映着她疲憊的臉。麵是發的，餡是白菜豆腐的，來不及包了。就着鹹菜，啃了兩個硬饅。我摸着完好無損，卻依舊冰涼的耳朵，心裏空落落的。冬至，不該是這樣的。鄰家的肉香，孩子的笑鬧，一陣陣飄過來。我家的夜，靜得只剩下風拍窗櫺的哆嚙聲。

田埂上的光，還在跳。跳上了我的手背。一陣恍惚，半個世紀的光陰，就這麼被它輕輕一躍，跨過去了。

那個在田埂上摸耳朵的孩童，如今已年過六十。那個在寒風裏巡水的母親，今年九十二了。

她幹不動活了。冬天一到，就讓她穿上厚厚的鴨絨襖，在暖陽下曬太陽；或是在陽光好的午後，扶她坐在藤椅上，雙手摩挲着一本舊相冊，回憶舊時光。她的人，表面看起來矯健，但走起路來，背一直佝偻着。可她的眼睛，偶爾望向我時，裏頭還裝着整片我童年時的麥田。

我站起身，拍拍褲腿邊的土。該回去了。心裏一個念頭，被這冬至的陽光，曬得滾燙，發酵，膨脹，再也按捺不住。

我要給她包餃子。就今天。不多不少，一百個。

廚房的燈，我挑最亮的那盞打開。世界被收攏在這方寸的溫暖裏。韭菜，是早市上最新鮮的一把，翠生生，水靈靈。我和妻子一根根揀，去掉黃葉尖，碼齊。清水流過，碧綠的顏色愈發歡張。噼，噼……刀起刀落，碎玉紛飛。韭菜特有的辛香，猛地炸開，竄滿屋子，衝得人鼻子發酸。這香氣，有筋骨，是活的。

雞蛋，磕在碗沿，「咔」一聲脆響。金黃的蛋液滑入熱油，「刺啦——」一股更醇厚、更霸道的焦香升騰起來，與韭菜的清香糾纏、融合。黃的更黃，綠的更綠。鹽，一勺子香油，灑下去。筷子攪動，一場味道的婚禮便在這青花瓷盆裏完成了。

冬至的耳暖與餃香

傅俊珂



麵，是妻子早就醒好的。白白胖胖一團，臥在盆底，像頭溫順的小獸。她手按上去，軟軟的，彈彈的。扯一塊，搓成長條，掐成劑子。擀麵杖滾過，劑子旋轉着，舒展着，變成一張張圓圓的、中間厚邊緣薄的麵皮。這過程，有一種神聖的儀式感。手掌與麵團的每一次接觸，都是無聲的對話。

我們開始包。取皮，托在手心。勺子挖起一團餡，不多不少，恰好盈盈一握。對摺，拇指與食指從中間往兩邊一捏，一擠，一個鼓着肚子的月牙餃，就成了。它溫順地躺在拍子上，一團褶子勻稱細緻。

一個、兩個、三十個……妻子手指點着說。我的動作也越來越快，越來越穩。腦子裏什麼也不想，又彷彿什麼都在想。想田埂上刺骨的風，想母親佝偻的背影，想那頓沒有餃子的冬至夜，想她如今吃飯時緩慢咀嚼的樣子。所有的念想，都包進了這麵皮裏，捏進了這褶子裏。

廚房裏安靜極了。只有妻子擀麵杖的滾動聲，和我細微的呼吸聲。窗外的冬至陽光，不知何時悄悄斜射進來，正好照在餃子上。白胖的餃子，披着一層暖暖的金暈，邊緣透明，隱隱透出內裏鮮綠的韭菜色。它們靜靜地泊在那裏，像一百個月亮，像一百個小舟，載着沉甸甸的過往與此刻，泊在這片溫暖的光河裏。

終於，最後一個餃子收了口。整整一百個，擺滿了三個大拍子。圓圓滿滿，一個不少。

鍋裏的水，早已咕嘟咕嘟，唱起了歡歌。白汽蒸騰，模糊了窗子。我下餃子，用勺背輕輕推。那些「小白鵝」先是沉底，不一會兒，便浮上來，打着旋，胖嘟嘟的，擠擠挨挨。

盛出來，第一碗。不多，十六個。白瓷碗映着玉白的餃，熱氣裊裊。我雙手捧着，走出廚房。

母親還在她常坐的藤椅裏，身上蓋着毯子。電視開着，聲音很小。她眯着眼，似睡非睡。我把碗輕輕放在她面前的茶几上。

「媽，冬至了。吃餃子。」

她慢慢睜開眼，看看餃子，又看看我倆。眼神從混沌變得清明。她伸出枯瘦的手，去接筷子。爾後來起一個。吹了吹，小心地咬了一小口。綠色的餡露出來，香氣撲鼻。她細細地嚼，很慢，很慢。然後，她抬起頭，看着我，笑了。

「香。」她說，聲音沙啞，卻清晰，「韭菜雞蛋的……好。」

就這一個字，一個笑容。窗外的冬至陽光，正跳上她的銀髮，跳上她捧着碗的手，跳進她渾濁卻此刻清亮的眼裏。屋子裏，餃子熱氣騰騰，香氣四溢。

原來，冬至的陽光，從未走遠。它從童年的田埂，一路跳啊跳，跳過風雪，跳過歲月，最終，穩穩地，跳進了母親的碗裏，化作一口實實在在的暖，熨帖了所有過往的冰涼。

冬至，至寒，也至暖。耳朵不會掉，愛也是。它們只是被歲月暫時封存，只需一碗親手捧上的、滾燙的念想，便能瞬間解凍，鮮活如初。

（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）